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月

晨報副刊

101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晨報副刊

十五年一月
第五十二期



星報副刊第五十二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

本刊從十月一日起改訂合式，以開明體例訂明，後日錄內容，分爲譯述，論著，文圖，詩歌，雜著等，開張志願者主編。又開明體例由開明主編，社會通刊由已許主編，家庭通刊由德育主編。以上三種通刊從大附在卷末，不另分門別類。以上各欄下均載明頁數以便查閱。

論著

- 「黑理」其欲，豈其欲乎？ (30) 上 汪微
- 話匣子 (31) 西 吳康
- 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32) 志 大
- 開話的開話之開話引出來的幾封信 (33) 西 康
- 「開話」引出的開話 (34) 志 康
- 吸煙與文化 (35) 志 康
- 我所知道的康橋 (36) 志 康
- 巴爾沙克論婚姻 (37) 志 康
- 列甫尼 (38) 志 康
- 賀曉輝 (39) 志 康
- 新式婚姻制度下的危險性 (40) 志 康

譯述

- 法郎士與維納斯 (41) 志 康
- 凡所見之牛津大學 (42) 志 康
- 本國者 (43) 志 康
- 達文賽的剪影 (44) 志 康
- 老年 (Old age) (45) 志 康

文藝

- 小雀兒 (46) 志 康
- 寒冷的一夜 (47) 志 康
- 星期日的下午 (48) 志 康
- 劉媽 (49) 志 康
- 她爲甚麼忽然好笑了？ (50) 志 康
- 「快睡開我」 (51) 志 康
- 起決 (52) 志 康
- 春 (53) 志 康
- 泥人 (54) 志 康
- 詩篇 (55) 志 康
- 贈道 (56) 志 康
- P府去 (57) 志 康
- 破船 (58) 志 康
- 玉妹 (59) 志 康

雜著

- 「現代評論」與校對 (60) 志 康
- 來件照登 (61) 志 康
- 我們這三字經 (62) 志 康
- 觀燕大周刊社演劇 (63) 志 康
- 讀「哀事天」 (64) 志 康
- 開話的開話之開話 (65) 志 康
- 論三字經 (66) 志 康
- 悲幾句開話的開話使我想解開 (67) 志 康

國際週刊目錄

- 第十三號 (68) 志 康
- 第十四號 (69) 志 康
- 第十五號 (70) 志 康

社會週刊目錄

- 英國工人的左傾 (71) 志 康
- 新加坡的英國工會大會 (72) 志 康
- 國際和平的根本問題 (73) 志 康
- 國際聯盟的存亡 (74) 志 康
- 國際和平的根本問題 (75) 志 康
- 中國爲一國家乎，抑爲一市場乎？ (76) 志 康
- 國際和平的根本問題 (77) 志 康
- 歐戰後德國新教育制度 (78) 志 康
- 歐洲互保問題之背景 (79) 志 康
- 在海峽的基督教教師與帝國主義 (80) 志 康
- 銀幣材料與中國及世界 (81) 志 康
- 神科學 (82) 志 康
- 平民學校畢業生的一種補充讀物 (83) 志 康
- 教育界的自敘 (84) 志 康
- 個人主義 (85) 志 康

北京市民爲何不力作教育費運動呢？
從國際貿易上觀察中國人吸烟嗜好的增進
請國人注意日俄的舉止與東三省

(三) 林 佩 儲
(四) 曲 咸 元
(六) 于 成 澤

第十二課

文明的民族中之家族的進化——(三)
法國萊杜納教授 (Lefourneau) 景雲譯

遺傳與優生

二楊 汝 覺 譯

選文謎
三篇
以

女子生的不痛
三篇
以

家庭小説 如此家庭……………(三) 綺

西洋菜食譜

第十三课

評東大教育叢書之一「家庭教育」

社會小說	水滸 本劇	戴義智	自遊心愛	小杜	愛
人	道	東原	記理美說	威的	
世	義	把金論 賊畢	已第與的	五大	
地	之	加文	園一生戲	講	
孝	交	林集	命劇集	年	
道	獄				
一冊二角	一冊四角五分	一冊七角 一冊六角 一冊三角	一冊四角 一冊三角五分 一冊六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 二冊一元 一冊五角 一冊五角 一冊六角	一冊四角

匪窟生
人與自
史地新
遊記第
小說家
婦狂
羅素女
晨報五
晨報六
五卅年
新英雄
柏女士
晨報正
晨報副
張合訂
鵬合訂
本

活然論集
康學號
痛史號
義集
討論集
訂本
訂本

一冊三角	外埠另
一冊五角	加郵費
一冊七角	照書價
一冊三角	加一計
一冊六角	錄不通
一冊二角	瀕兌地
一冊一角三分	方可用
一冊六角	一分四
一冊五角	分郵票
一冊一角	代價九
一冊四角	五折算

每月一期二元
 寄費一角五分
 每冊三角全半三
 外埠寄費每冊三分

第十四週

文明的民族中之家族的進化 (六) 法國萊杜納教授 (Leconte de Lisle) 譯

兒寬與家庭	(七) 盧	守	一
迴文謎	(八) 綺	青	生
家庭小說	(九) 攝		
西洋烹飪談			

文明的民族中之家族的進化——(九)

嬰兒同情性的發見……………(三)

家庭小説 如此家庭
……………
(二) 綺

西洋漢書

第十五課

文明的民族中之家族的進化——(三)
法國萊杜納教授 (Léouneau) 著 景雲譯

小慧問答

答宇文先生「搖兒」問題……………(二六)張雪門

三十一

都說：「好漢不怕出身低，現在入軍界也要學校畢業了。」這樣一種「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神氣，對於文化根底淺薄到不可言語形容的新民族，是怎樣的危險？怎樣的無禮？

可是，在數量上講，奉天這樣腐敗的教育，在全國還佔第七八位，要是以此可哀，也許奉天不服氣。奉天之可哀，除此以外，還有吉林、黑龍江，及其他各省都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日本勢力的特別侵襲。

日本現在對於奉天所取的政策是緩薄的：一方面是經濟的侵襲，一方面是文化的侵襲。奉天的糧餉，本溪等處的煤礦和鴨綠江一帶的森林，都在日人掌握，是大家知道的；其他各處的煤，鐵，森林，在日人手裏的，還不知多少；中日合辦的工廠，事業，更屬到處皆是。總之奉天所有的原料的來源，市場的經濟，都在日人掌握之下——一個南滿洲式會社，便足以致奉天的死命。所以外省人要是現在在掩耳盜鈴的喊什麼「抵制日貨」「經濟絕交」或許不致就出醜；奉天人若是真的如此，日本還笑都不笑，因為他要發個狠心同奉天經濟絕交，或者抵制奉天人買日貨，那末奉天人除掉吃高粱米以外，什麼都完了，什麼法子都沒有了。這種情形是奉天特有的，因為南滿洲鐵路是奉天的神經系，旅大，奉天的大腦。關於這點，國人較爲清楚，不多談。

其次便是日本的文化侵襲。上邊說過奉天自己所具的本國文化，本極可憐，所謂日人侵襲，毋寧謂爲日人在奉天——或是南滿——創造文化。他們在南滿設了很多的小學校，收中國兒童，不但不要學費並且還供給書籍。去年因爲教育界鬧收回教育權運動，一個教育廳長便使省政府痛得不能不去，現在沒有人鬧了。此外還有一個同族式會社一樣很惡的言論機關，名叫「盛京時報」。現在這種報紙可以說是東三省的唯一報紙，因爲除它之外，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都不能發行。

它的內容極豐富，整理極清楚，就是全中國報紙，也極少能同它抗衡的。它立言極委婉，決不直捷地引起奉民的反感，例如在這次日本出兵的時候，它的總主筆（日人擅中文）却這樣說：「……惟日本意思所在，非爲區區國民計。實爲國城三十萬人民計。欲維持秩序，保全安寧。使其避於兵禍。免於流離也。……」所謂者中國官民上下，能察及日本真意所在。沈靜業務。勿逞輕捷。則幸甚。若夫借名人道。托詞謝罪。膽敢行其私圖。則吾當先矣。鳴

鼓而攻日本。……日本用這樣的新聞家在奉天主持言論，正和他在奉天設立一所本國也沒有那樣的醫學校一樣。日本在這份日報上所要的工作，還不止此，最近二年內，這報上特開「東三省古蹟遺聞」一欄，這欄裏已經搜羅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讀者！這項工作，比他們今日的出與還利害得多。我說他們在奉天創造文化也是爲此。東省自己對於本國的歷史文物，從不曾有人注意過；日本却替他們來搜羅整理了一！固然，東省人大可以不勞而獲的得一些文化史料，作開發的資本；但是，沒有人懂得這一回事。

日本用很少的幾個錢，一件件地來收買，東省人也就貪圖着一二角錢奉票，高高興興地一條條供給他們。東省人投稿不過爲一二角錢，日本却拿去整理起來，供給它們本國人閱讀，激勵它們對於所謂第二故鄉嚮往的熱情。吉黑兩省人對於這件事的不感動，固然因爲他們去日本的勢力較遠，奉天人處在這環境之中，却也漠然不覺關心，一些所謂有點智識的文人，更醉生夢死地向倡優當中文藝，以干日本的欣賞，還有什麼可說！這個「盛京時報」上近來更添開「兒童文藝」，「兒童繪畫」兩欄，搜集各處兒童的成績；一方面又介紹日本學者對於「兒童文藝」，「兒童繪畫」的著述作爲指導；這一個，同他們爲「哀無辜，爲人道，聊盡善鄰之誼」而派日警入城站崗，是同一的神韻，奉天人身受之，不自覺；日警之，不自覺；外人也止有徒嘆奈何而已！

以上所講的日本的經濟和文化侵略，不過就奉天或東省人舉目便能看見的通俗事件，舉一二；其他日本外務省對於東省或中國所擬的大計劃，爲處於水深火熱的奉天人絲毫都沒有夢見的，更不必多說。總之，奉天以根底淺薄的民族，不知創造的浮薄的民性，處於日本的經濟文化侵略的干勦之下，生機殆絕，却還苟且倖安，實在已無甚希望。

不過中國內地的文化革新，也祇是近十年內事，日本對南滿政策的變更，歷史也不其久；雖然奉天的民性不足有爲，可是前邊說過：惟其浮薄故善於模倣；那麼，倘使在近幾年內能使他們充分接收外邊的刺激，也未始不能有一些響應——然而實際却竟不如此。那唯一的原因便是軍人勢力的恣肆專橫。奉天在軍閥炙手的十幾年來，滅絕了一切文化上發展和創造的機會；泛泛了一切可以利導的民性；助長了日本經濟和文化侵略上的一切勢力；其他如金融，枯竭富源，引起內地的戰事，還不過是淺顯易見的。說起來，

奉天人領受他們的厄運，似乎是精熟藥，吃的時候，却也覺些甘甜；奉天在十幾年內，未曾身受着什麼天災人禍——年成總是豐收；打仗總是在關內；而且死的又總是山東人；（奉軍兵士學爲山東人）——這次奉天受戰禍，還是從日俄，中日之戰以來的第一次！他們整天只見奉天勢力的發展，奉天人的可以到處耀武揚威；偶爾失敗，還早可以關起大門來過安靜日子；他們總覺得嘴裏甜滋滋地——得意極了，自豪極了！

我奉天於沉河不起的軍閥，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國人却也不少知道。我現在且舉兩件故事，使讀者可自打想像於萬一。

「……」張認可，即將省庫所存鉅款項，公政各機關公債款項，及東三省官銀號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商業銀行平市錢號等所存之現洋紙幣金票，及一切公私債票一切財產等，悉皆運入日本附屬地內，託日人保管……」

這是上海申報載張作霖急出走的故事故的一段。讀者也許知道，奉天所有的財產在這段記載裏已舉盡了（私人的不算）。張氏這次算沒有走，張氏一走，奉天便完全的，到底的宣告破產。可是奉天人也得眼望着這破產！

還有一段故事，出自奉天北陵有陵老軍之口，那真真是一段故事：

「曾受北京大學歡迎的張學良的夫人，某次遊北陵。事前就通知了陵上，陵上守軍便迎候在陵郊的大道上；可是張夫人的汽車卻從另外一條路開來。張夫人下車後，被着禮非前行，守陵的狗看見這奇裝異服的佳人，便一齊撲了上來，虧得車夫和就近的守軍趕來，纔救張夫人出險。張夫人於是怒怪陵上養狗，並怪養的狗太利害。老軍們陳翠一氣下情，張夫人纔收氣；乃又告誡守軍說：『下次要留心！這是咬了家裏人，還不要緊！要是咬了外人呢！』」

由這段故事裏，可以口出：所有奉天的財產和不動產都是屬於一家的，他們有絕對自由權來處理。什麼奉天破產，國權喪失，這並不關他們家的事。創造文化，發展民性，他們不喜歡這個個個兒，你又有何法？

我們知道：現在的軍閥都會說漂亮話。郭松齡這回反戈倒張，雖然已得國人同情；但，假使郭竟取張而代之，他是否能履行他對奉民的約法十章，自然也沒

本社現存叢書目錄
杜威五大講義 每部一元
小說第一集 第二集 每部五角
史地新論 每部七角

新到 寄售書多種
每冊六角
每冊三角
每冊四角五分

晨書 婦女健康

社
種三
郵費二分

「他們殺死了幾萬萬中國人？」小

「沒有良心的傢伙，不要理他！」

不肯打英國人，假裝着默子！」又是「一隻雀兒飛走了。」

「喂！」這時跳過來一隻年青的雀兒，大聲的喊着說，「我告訴你，我警告你！若不早回頭，須留心我的嘴光！」他說着也飛走了。

接着，別的小雀兒也都跟着，扇着飛去，祇剩下了我們的小雀兒了。

「噢，怎麼都是這樣容易動氣呢！我愛國不愛國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唉，混蛋！」小雀兒正在獨自默想的時候，忽然狂風迎面撲了過來，大喊着說，

「滾，走狗！」小雀兒腳下的樹枝用力推着他的腳，也和着說，「要不是飛的快，小雀兒幾乎一個個跌下地下去了。」

術

饒孟侃

夢神問我有心事沒有，我隨口回答「不會，不會！」他對我掏出一面鏡子，裏面映出的分明是舊。

笑一笑把鏡子收起，我心裏打着戰戰兢兢，正想問一問鏡子的下落，不提防夢神已經杳然。

「現代評論」與校對

志摩

前年時事新報的「學燈」替我印過一首長詩（康橋再會罷）。新體詩第一個記號是分行寫。所以我那一首也是分行寫。但不知怎的第一次印出時新詩的記號給取消了：變成了不分行的不整不散的一種東西。我寫了信去。學燈主任先生客氣得很，不但立即聲明道歉，並且又把它複印了一遍。這回是分行的了。可是又錯了。原稿的篇幅全給倒亂了：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長到了下巴底下去了！直到第三次才勉強給弄明白了。

但學燈的校對本來是不高明的。再說呢，像我這種新詩，尾巴鼻子下巴原沒有多大分別，反正是看不出什麼道理來，隨你自以為要到了沒有。這當然完全指我自己的東西說話，別人的我怎敢隨便非薄，回如又該冒犯「中國的雲朵」，「中國的雲朵」一類大詩人，那不是玩。

「看情形我免不了再來『臭美』一次。承『現代評論』不棄，在最近一期上給我印了一首『窮冷翠的一夜』，那是我該感謝的，可是這回的鼻子下巴又給弄倒了，那我可不怎樣的領情。錯字錯標點，更不用提。我不能不覺得詫異。『現代評論』不該連一個校對都用不起。還是主持編輯的先生們故意給做新詩的開玩笑，意思說新詩反正是這麼一回事，印倒不倒倒能有多大關係？我想不通。我平常是再懶不過的一個人，每回有東西給印錯了我就隨它去，其難得發心去更正的。上回學燈的事情我不為他們把我那時替母親的代名詞全給印成了『拙』，我還不願意多麻煩人家呢！但我却不願意連『現代評論』的期期姓名。不聽聽『現代評論』裏載的文藝作品都是在水平線以上的嗎？新詩已够念不下去，再叫弄倒了那還成話？例如：『——算是我的哀歌，這一陣清風，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不死也不免與尖兒焦委，多可憐！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這不是又給了環伺在『現代評論』周圍的『小兵』們一個機會？我想『現代評論』的記者先生們以後應得稍微留神些才好！為他們報的自身，當然。

窮冷翠的一夜

志摩

省得再去更正，自佔『現代評論』最寶貴的篇幅，我對他們告一個罪，恕我就在就新刊上刊登一次原詩，也好叫少數不把詩完全當『狗屁』看的朋友們至少看一個順順。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你也不用管，遲早還有那一天！你願意記着，就記着我，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夢，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怯伶伶的在風前抖擻，一瓣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還半死不活的才叫受罪，看着發傷，累贅，叫人白眼……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我可忍不了你，那一天你來，就比如黑暗的前邊見了光影，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沒有你我知道天是高，草是青？你摸摸我的心，它還跳得多快！你再摸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熱鐵，在你的鏡子下，晒，晒，火花四散的飛灑……我來了，抱着我，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算是我的哀歌，這一陣清風，微攪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燈火，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我到了那……環伺的橋上再停步，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軀，悲聲的叫，我，我，我，我，我！我就微笑着的再跟清風走，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大強如五百次的投生！……私目，我知道，我可亦管不著！……你伴着我死？什麼，不成！這就不完全的『愛死』，什麼，不成！也得兩翅膀兒打夥，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得照顧，我少不了你，你也——能沒有我，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你說地獄不比這世界文明（雖然我不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雖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那時我喊你，你也聽不分明，——那不是求解放反投進了泥坑，倒叫冷眼的鬼串進了冷心的人，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這話也有理，那時我怎麼辦呢？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我又不願你為我犧牲你的前程……唉！你說還是活着等，等那一天！有那一天嗎？——你住，就是我的信心！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但這花，沒開光，沒甘露，不死也不免與尖兒焦委，多可憐！你不能忘我，愛，除了你的心中，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等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愛，你永遠是我那頂的一顆明星！那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在這園裏，挨着草根，暗沈沈的飛，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只顧天空不生氣，我望得見天，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但願你為我多放光明，隔著夜，隔著天，通著戀愛的靈犀一點……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
窮冷翠山中

晨報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二二
零售：每份二分
本埠：每月六角
外埠：每月七角
廣告：每行每日二分
訂閱：每月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元
零售：每份二分
本埠：每月六角
外埠：每月七角
廣告：每行每日二分
訂閱：每月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元

目 錄

教育論文索引	六
各大學入學考試	三
學術演講第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二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三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四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五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六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七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八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一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二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三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四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五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六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七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八集	二
學術演講第九十九集	二
學術演講第一百集	二



晨報副刊

第一四二〇號

目 錄

藝術家的難關

小雀兒

星期日的下午

鄧叔存 魯 查 塞先艾

中華民國十
五年一月七
日 星期四

藝術家的難關

鄧叔存

自柏拉圖要描寫藝術家於他的共和國之外，我們的冤曲至今還沒斷絕白呢。柏拉圖說藝術不能超脫自然，而違乎理想之境；我們要是細細分析起來，藝術畢竟為人生的愛慾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特殊的力量，能使我们與自然暫時脫離，到達一種絕對的境界，得一刻那間的心境的圓滿。這正是藝術超脫平鋪的自然的地位；藝術的名稱，也就是這樣得來的。柏拉圖不用藝術為達到理想國——絕對的境界——的推輪大略，反以為藝術是理想國中所謂藝術的一切自然的影子。這自然也是絕對境界——理想國，烏托邦——的守門猛犬，藝術若衝他不過，真冤曲一輩子的了。

驟然看來，自然這名稱何等可人！我們一聽到它，彷彿它就能對我們吐露宇宙的真理似的。要說藝術有真正存在的價值，也要它能對人生吐露一點宇宙的真理，才算得。為什麼說是自然與藝術是兩件東西呢？在此處我先要引伸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說話，好也來說「自然可自然，非常道的自然」。這尋常的自然，怕就是那人不死大盜不止的聖人的功績了。這功績深刻在我們知覺裡，是亘古不變的。這些亘古不變的典冊，够得藝術家銜銜破陣！

你看：藝術家描繪的時候，一動手，不等到美的陣式排列成功，他的知覺就要處處提醒他，務使他感到不是這點不對，就是那點差池。結果：他畫的如果是人物，這人物的姿態，必定照他的知覺的要求；或是臨流釣月的姿態，或是倚風懷想的姿態，必使人人看到，得以欣賞其間

的意趣；假使意趣表現不充分的明了，國中人所變的色澤，與形體的均勻，都算不得什麼。不僅如此：有時還要畫出故事來，什麼流離曲水了，什麼林下七賢了，這種與文學爭得藝術家的愛寵的技能，一般畫家是不惜他們的精力，去切實講求的。要是山水畫呢，一幅中不是崎嶇山徑，斷續行人，就是描寫對景，流連之至。彷彿宇宙之大，終逃不了人的手筆心！倪雲林雖覺人跡罕至，足污大地靈秀，但他也捨不了筆墨丹青，為棲息意志之所。似乎美的感得，處處要人事上的意趣做引子；否則這宇宙就獨不籠罩了！文學以寫感情為主，更逃不了以人事為藍本的例子；你如果要寫一種感情，必先要把能起這種感情的人事架造起來，方能引人入勝。可憐一般文人，被整大眾這樣要求的讀者鞭撻得實在不堪了；要他寫什麼男女愛情，要他寫什麼悲憤離合，所謂曲近情理。這情理把藝術家磨磨東縛，解放的日子，好難盼得到！

所謂人生從狹義方面講來，原只有生命保持為唯一的人生事業。所以在性情方面，生息生息，就把生命的情感，結成一段一段的本能。懷了這個本能，走遍天涯，都可以尋得它的衣鉢。你看：只要天授你一個男人的形體，你無論什麼地方，都尋得你的對偶——女人。都是這個對偶，在狹義的人生眼裏看來，是實用的，是傳布種子以延長生息的。再你有你的口，何處尋不到食物；有你的眼睛，何處不可以保護你的生命的安全；有你的耳朵，還有什麼危險能侵入你的生命安全的範圍以內呢？這實用化的本能

，它沒有什麼留餘地的情趣呢！這生命因為要保持的逼迫，機體上還無端湧出眾多的官能，來幫它分擔這保持的職務；求事權統一緣故，又慢慢的發達一個中央集權的腦府。自從有了這腦府，各官能都更省事多了。你看：外界若向你的眼睛呈露一種光波，腦府發一道命令，叫你說是紅的，你的眼睛就說是紅的。不像從前腦府未發達的時候，你的眼珠，險些險些要出眼眶的光景，來探求這光波振動的性質，抵死還給不出這光波一個確意。耳根在從前也是照樣的笨重。五官自有了這腦府管轄它們，宇宙間一切的現象，都不是它們從前那樣混然天成的光景了。從前無論有人理會它們沒有，它們都乾然不動，不失它們的本色；自從人類官能匍匐在地，專官當面以來，它們就搭上一面方巾，由處女變成娘兒們了，行動都有意了，同人家無心的答話，都要防人類的官能的猜忌。這宇宙的自熱，到這時真不自然了！我們的性情官能都訓練成功這一種實用化的，只知道有利害的機械，成日裏發動，製造出無窮的知識，供給腦府使用配置。看看走到末，良辰美景的日子到了，性情官能，腦府都用不着你們了！因為腦府所應有的知識，足够使用一輩子的。這些知識，也就是藝術家知覺的內容，與讀者讀者的欣賞藝術的工具。

所以你畫的人物，如果沒有一種意識，情理上的——這腦府就板着面孔，搖首稱道：「不對！不對！我不懂得你畫的是什麼！」你畫的山水中，沒有人物在其中做樣子，亭舍在其間作陪襯，腦府必掉過頭來，口裏咕嚕道：「去它的！誰看它這個沒明堂的東西！」藝術

家，你們要尋這這種沒趣，你們還是對他們使鋒破陣的向前進嗎？還是屈伏給他們，擦擦刷子洗洗筆，再重來呢？

沒要怕！我們有我們的傢伙。我們的傢伙，與知識充滿的觀察者的傢伙是大大不同的。他們的利器，全陳列在腦府裏面，宇宙要向他們呈露一種現象時，他們就從腦府裏演出一個合式相宜的知識去對付，深信五官性情聰明跳躍，不服從腦府的命令，回報的不真確。所以宇宙間一切現象的真實，都由腦府裏的知識去包辦了。結果：現象的真實，都仍照知識的報告了。譬如一塊石頭，上可以說到星系的轉動，地球的旋成，下可以講到房屋之基礎，質硬而性堅，微上微下，這塊石頭本身的樣子，在呈露的那一剎那間，到底怎麼樣，Dag as and 僅可以不必提起。究竟講來，所謂真實在，只是一時的，特殊的，那有普通的呢？除非是一時間的特殊的印象，送到腦府裏永遠保存，卻是有的。至於宇宙的真現象，它是時時刻刻有變動的。

這變動的現象，該誰去聽聽呢？我們且聽聽藝術家的本領看：藝術家觀察現象，他是先要把他的五官性情還出來，與自然界的現象作對壘。現象如何動，五官性情就如何迎台。雖外界有一絲絲的動靜，都聽不見及性情之弦的。這波及的印象，送入腦府登記，以備案功論賞，估量價值。這些登記，不在整大個的圖書館裏的書籍中，乃在一部藝術史上，到了近代印象派——前印象派的繪畫，格外聰明伶俐，登記下來的，也格外真確。

但這不過是現象的真確。(Dag as and) 現象是自然界的東西，最是變動不居的，不是性靈中的絕對的境界。藝術得到現象的真確，原不是它的分內事，要是它不向前進時，柏拉圖是要驅逐它出境的！所謂藝術是性靈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種絕對的境界，非自然中的變動不居的現象，——無組織，無形狀的東西。

如此，藝術為的是組織的完好，形式的獨到。所謂絕對的境界，原是完好獨到的存在。你看：藝術史上絕佳的時期，如歐洲十三世紀——單質廷的藝術注重，利活動的時期，與後印象派——塞尚畫；以及中國古代藝術——顧虎明的人物，六朝的造像，宋四家的山水，精清造形，何等簡切整肅！舉凡所謂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中的殷實廣泛的習氣，與夫院派畫的瑣碎平凡的韻義，絲毫不見侵入。

這真是人類性靈獨得的絕對的境界了。真確的現象，是藝術的筆畫刀腳，但不是它的形狀。它的形狀，是感情的擒獲，是感情的獨佔，官能爭不去它的功勞！藝術與人生發生關係的地方，正類生人的同情。但藝術引同情的力量，不在它的善於逢迎腦府的知識，本能的需要，是在它的鼓勵觀察人類的感情。這鼓勵觀察，也許使你舒服，使你的平舖的性靈失了以知識本能為憑藉的廣泛平舖的暢快。所以當代或藝術史上有許多環境極高的藝術，遭普通知識與一般觀者讀者的非難，就是這種原因。因為不能使他們舒服暢快，就不能得他們的同情。你要曉得，藝術不僅是使你舒服暢快的東西。反過來說：藝術正與一般人的舒服暢快的感覺相對作壘呢。它的先鋒隊，就是繪畫與雕刻，(音樂有時也沾到邊)，因為這兩種藝術，最易得同人的舒服暢快的感覺與膚淺平庸的知識交綫的。文學是最狡猾，叫它看守大本營，有時還放心不下，因為它與人事的關係太深了。建築，音樂，器皿之構形，都是人類知識本能永遠望它們不見的，它們是純粹的構形，真正的絕對的境界，它們在藝術之中，猶之手快錢的信仰，戰爭的便令，自然要讓它們坐鎮全軍了。但是人事上的情理，手四海而準的知識，百世而不朽的本能，——實用方面——都是它們共同的敵人。也就是藝術家誓必衝過的難關。

小雀兒 (續) 魯 彥

「唔，這是什麼意思呀！」他喊着向一顆玫瑰花上飛了過去。
「我咬你，賣國賊！」他的腳還沒站稳，忽然玫瑰花嘴在他的腳底咬了去。

「呵，呵！」他呼着連忙向簷上飛去。
「亡國奴！不配站在我身上！」簷上的瓦片突然落了下來，小雀兒也跟着落下來，幾乎跌傷了。

「咪，咪！——賣賣國賊的肉味！」房內突然跳出來一隻貓兒，向落在簷上的小雀兒撲了過來。
「阿呀！——」小雀兒魂不附體的又急忙飛了開去。

「活活燒死你，賊！」他繞在煙囪上站下，裏面的煙火便猛烈的噴了出來，這樣的大喊者。

「呵，呵！」他看見尾毛燃着了，更加慌了起來，連忙向水邊飛了過去。
「救命，詩人，偉大的詩人！」他對水詩人行着禮，叫着說。

「嗚呼，欲飲外侮，先除內奸，古有明訓矣！汝國雀，余能不食肉糜皮乎？」詩人唱著，便突然張開嘴來吞他。
「嗚！」小雀兒拚命往上飛去，幾把被詩人吞去的尾巴拖了轉來。
他什麼地方都不敢停了，他知道誰都在恨他。他祇戰戰兢兢的一直向家裏飛去。

「在那裏，在那裏！」在半路裏他聽見這樣的聲音。他抬起頭來一看，看見遠遠的地方有一大羣雀兒迎面飛了過來。
「呵，現在沒有危險了！」他想，「他們都是我的同類。」
「我們來保護你，雀兒！」那一大羣的雀兒便飛着圍住了他。
「呵，拔劍！」小雀兒的後背突然飛近一隻有力的雀兒，咬住了他的尾毛。

「阿，阿！」小雀兒又驚又害怕的叫了起來。
接着，大家都圍了過來，咬住了他，把他拖到屋頂上，啄的啄，扯的扯，連連喊着「賣國不賣國」，直至小雀兒的頭上，翅上，腿上的血流了無數，「我從今愛國了」的悔過聲漸漸低到聽不清楚的時候，大家纔一閃而散。

不知費了多少時候，他終忍痛負傷的掙扎着飛到了家裡。但一家裏，他發見他的巢裏的草都亂七八糟的散在階上，簷上，瓦上，一句話，抄了家了！
「喂，那狸貓呀！」他哭着說，想不出什麼主意來。

天漸漸黑了下來，溫度隨着下降。小雀兒發抖得漸漸利害了。
呵，天呀！你曉得我這一夜能！我從今也愛國了！
但是天不理他，祇是漸漸沉下黑去。他似乎在那裏揮着風說，「痛懲他一夜，對這賣國賊！」

八 愛國運動

的確，小雀兒也愛國了，不僅愛國，而且狂熱的愛國了。這並非是因為怕大家懲罰，據他說，是因為服從公理；因為既然大家都主張愛國，這愛國當然是有理的了。至於懲罰，他早已忘記，因為那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正如他自己的媽媽咬他一般，一家人，不能記在心上的！

那些愛國的小雀兒先生們很大量，已經允許他悔過自新。他現在已加入愛國聯隊同盟會中。這同盟會的唯一職務，也就是雪恥的唯一方法，是講演，叫大

本社現存叢書目錄

杜鰓五大講演 每部一元
小說第一集 第二集 每部五角
人與自然 每部七角

錢曉華加林 每部六角
匪窟生活 每部三角
人地地獄 每部四角五分
袁希濤先生序東南大學教授趙國輝譯

起見先就陳列所藏書宋元明以迄前清中集各代法書名畫中特選精者之件一百二十種出中國上等夾連紙三開刊印每部定價八角五分出外埠郵費每集一角五分存書無

遊記第二集 每册三角
電機之交 每册三角
智慧之寶 每册四角
要的年 每册四角
東京紀念論文集 每册七角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選印
歷代名人書畫集出版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所藏書目錄前由部印
出版業已風行海內茲為攝影印以供同好

寄售處
青雲閣 佩文齋
東安市場 直隸書局
琉璃廠 文友堂
京內外各大書莊
20023

家不要買外國的東西，不要買東西給外國人。我們的小雀兒也去過幾次恥：他站在一個最高的地方，昂着頭，大聲的說。微風吹過來，使他的聲音更加洪亮，他的羽毛飄動得更加美麗。他偶爾轉過眼光去，便瞧見幾隻年青的雄雀紅着臉，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好幸福！

有一天，消息傳來了。說是自從外國人殺死中國人以後，全中國異常震怒，各省的督軍紛紛通電，願與兵秣馬為國一戰，全國人民要於三日後舉行總示威運動了。

雀兒們非常高興，他們相信這次示威的時候一定要和外國人衝突，和外國人開戰，中國一定可以打敗外國人，把外國奪了過來，雄視天下！

愛國聯盟會對於這次示威運動有極週到的計畫。他們合了全會的小雀兒組織了一個敢死隊，又公舉我們的小雀兒為敢死隊的先鋒。

小雀兒很喜歡，他現在做了領袖了，別的小雀兒們跟在他的後背。對於「開戰」兩字的意義，他是不懂，他還相信這次的意義要比上回親自看見的深。然而為了中國，是管不得自己的，中國雀為中國而死是應該的事，是公理！

三天過去，總示威的日子到了。雀兒們知道那一天的路程，他們議定就在那裏等待。小雀兒的嘴已磨得特別鋒利，他決定萬一中國人和外國人相打起來，他就飛去啄外國人的眼珠。同時，他心裏有點懊惱，惱恨自己前世不投胎為人，今天不能和中國人一起背着槍，扛着砲，對外國人示威，對外國人放砲。

看！將到時候，他們聽見遠處砲的喊聲了。

「今天有點危險！」敢死隊中有一隻雀兒神色慌張的說。

「可不是！」別一隻回答說，兩腳似乎在那裏彈着琵琶。

全隊的小雀兒的臉色都沉了下來了，小雀兒看見。

「什麼叫做危險！為國而死，誰不應該！」小雀兒昂然的說，「害一害外國人的眼珠的滋味是多麼幸福呀！」

這時他們聽見近處的砲的喊聲了。

「你們，狗也吠着示威了，這次示威多麼可怕呀！」一隻雀兒說，顯出非常恐怖的样子。

「抵制英貨！經濟絕交！」……

雀兒們聽見這遠的一隻人這樣的喊着，接着就有許多人跟着這樣喊。

「今天還有人在講演嗎？」小雀兒有點詫異。

「會兒，雀兒們已看見街道中的五色旗了。他們都嚇着抖，看見那旗杆頂上

的雪白的尖利的槍一般的東西。

「今天連五色旗上都用刀了，這示威多可怕！」大家都這樣想。有幾隻雀兒甚至想逃走了。

「抵制英貨！抵制英貨！……」經濟絕交，經濟絕交！

「唉！」小雀兒非常詫異的說，「這原來就是示威的口號嗎？」

這時他們看見街上示威的羣衆了。那些人都高高舉着一面紙旗，旗上寫着黑字。

「這是什麼玩意兒呀？」小雀兒叫着說，「砲和鎗在那裏呀？至少小刀？」

「大概是殺人心急，忘記了刀鎗罷。」一隻雀兒回答說。

「不，這樣的示威是表示我們中庸和平的中國的示威！我到喜歡這樣！」別一隻雀兒插入說。

「是的，免得衝突！」又一隻雀兒說。

「是的，免得麻煩！」

「啊，你們都是胡說！」我們的小雀兒叫着說，他心裏好生氣，「這怎麼叫做示威呀！一陣大風吹來，豈不立刻就會將紙旗吹破？」

「抵制英貨！抵制英貨！……」經濟絕交！經濟絕交！

「什麼話！」小雀兒大怒了，「英國人在那裏呀？外國人在那裏呀？我們雀兒敢死隊上去！啄，啄，啄！」

「哦，請你先去，你是先鋒哩！我們隨後就來！」雀兒們回答說，都相視而笑了。

「混帳的外國人！我要吃你的眼珠吃你的肉！」我們的小雀兒獨自狂飛着，大喊着，到處找外國人。——但是他找不到一隻外國人。

忽然，他看見一件可喜的事情了：羣衆的前後來了許多背背鎗，上着刺刀的警察和兵士。

「哦！我幾乎誤會了！」小雀兒很喜歡的說，「原來真正的示威者纔來呀！好！這纔像示威！這纔不至於像巴戲！」

「哇！孩子們！」警察和兵士們忽然大聲的叫着說，攔住了進行的路，「不要胡鬧！趕快各自回家！」

示威的羣衆突然起了恐怖，前後亂擠着，都想逃走了。

「呀！這是什麼話呀！」小雀兒的心頭一驚，莫明其妙了。

「你們也是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和我们一起示威，却要禁止我們示威？」有幾隻倔強的孩子這樣說。

「好，我們和你們一起示威！」警察們說着，都把槍尖轉過來向着羣衆。

（未完）

星期日的下午

這天是顏太太的二十五歲的生辰，而且趕着星期，顏先生可以不上衙門。這在素來有點「天鵝絨」的顏先生，自然應當趁着這個大好良辰和他的夫人消遣一下。子才是，其實顏太太早預備下幾樣酒席，雖然沒有敢聲張，親戚故舊難免有記得起晚半天會來拜壽的。

正是晌午之後，顏先生坐在堂屋裡端起一盤熱氣噴噴的大米飯吃。掉上七碗八盤的擺了些炒豆豉，乾紅魷，炸腰花，牛肉湯……之類，紅的黃的，各色各樣的菜都有。他高興的從黃油點綴着的湯內夾起一片帶筋的牛肉來，那片有細紋的肉在兩枝木筷子之間晃動，愈顯出味道的鮮美。顏先生很高興的將他塞進嘴，三四聲黃黃的牙齒一露，接着兩腮和下巴便不依忌的伸縮，彷彿機器似的。這巴便不依忌的伸縮，圓圓的臉，一對黑澄澄的眼睛，臉上輕輕的敷了一層粉，倒沒有擦粉，很安閑的坐在一旁；顯然是飯已吃過了，可是手指縫中夾着半截煙捲，嘴上一噴出一陣的灰霧，在椅子之前慢慢地滑去……

「什麼時候了，子樣！」她輕悄的在椅子角將煙灰敲掉，低聲的問。

顏先生放下筷子，將左手的袖子向上推了一下，一隻金錶的手表露出來，他又重新的拿起煙捲，看了她一眼，點點頭說道：「才一點十五分。」

「你該走了吧？」我說。

「到什麼地方去？」

「喂！你怎麼倒問起我來啦？你昨晚晚上不是說美軒約你今天下午一點逛游藝園嗎？」

「但是，玉芬，我不想去。」

他將煙捲慢慢的放下來了，那金邊白磁的小碟的中心還剩着幾顆殘餘的飯粒，在素負和藹的顏先生的眼中，這自然值不得再去掃光的了。他想起滿的一些湯，欲飲不飲，故欲的還想再弄些菜道：「今天的菜可真不壞，尤其是牛肉湯燒得太入味了……真不錯！」他說得差不多時，湯也到了口內，咕嚕嚕的流下肚子去，他更故意的將兩片嘴唇呼嚕得利害，好像什麼狂狂石槽內的菜羹一樣的香甜。

不用說是表示得意的神情的。

「你不去的了？」她微微一笑說。

他彷彿沒有聽見，放下湯匙，站起身來了，但是轉眼之間又坐下，不到兩分鐘又站起來，終於斜對着坐在任一張軟椅上

了，將新到的口報拿在手裏，但並不看報，却從衣袋的煙盒內掏出一根「前門」，劃開洋火就抽。這一對青年夫婦，靜靜的對坐着，都在細細的吮吸煙的味道。

他大概在西學洋人罷，發了聲肩膀說道，一面將煙捲從嘴裏拉出來：「昨天晚上我吃得醉醺醺的，簡直忘其所以的，我什麼時候回來的，連自己都不曉得！那裏有美軒請我逛城南公園那回事！美軒不在北京到上海還不多快半年了。這不是騙人的話！」

「你——」她說到這個字，便笑得嘴都合不起來，幾乎喘了身子下去，「唉！簡直與我死我啦！你昨晚上那種醉醺醺的情形，胡吵胡鬧；一會要茶，一會要水，弄得沒有個寧靜。後來乘此打胡亂說起來：什麼你的眼鏡丟了，管一千多塊錢，踏個世界買不出啦，——吵得我一夜笑死笑活的笑，眼睛總是合不攏，曉兒也鬧了好幾次——你記不記得你那種醜怪的樣子？」

他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道：「我要是記得，我又不會醉了。玉芬，你說是不是？這次醉得可真可以，下次要小心啦。原來是方仁他們一掉都看見我喝過酒，就拚死命的同我拚拳，其實我酒倒醒得，拳可真不遲，拳拳差不多都輸給他們，後來也不知道怎樣就昏睡下來了。」

「酒瘋子是不能常做的，子傑！」

「我從上月被火長中飭以後，心裏總是發慌不快；昨天也不過偶爾樂了一樂，真想不到會醉得那樣嚴重的。醒後的失禮，只有請求你的原諒了。」

「你何必說這些客氣話呢？——給誰聽？」

她說話的聲音很和藹。這時女僕已將噴完的飯菜收出去，奶母將已經午睡了了的曉兒抱進裏面的房間。她（顏太太）也走了進來，同顏先生並肩坐在那張綠呢的軟椅上，大家的烟都抽完了，也不再抽。火爐正在椅子的旁邊，她順便挑起幾塊碎煤去添補那已經燒完的空隙，這也許是百無聊賴的一種表現罷了。

「今天不是你的大壽嗎，太太？你一定要讓我出去是什麼意思？」他不解玉芬而稱太太，是表示諷刺的意味。

她笑着道：「又來了！今天晚半天，我這個舊日同學都要來給我拜生。你在這裏不大方便。所以我想最好請你在近處玩一玩，她們平常在學堂關得什麼似的，好容易六天輪到一回星期，也讓人裏一個痛快！」

「好，你就要我走，還是怎麼樣？」

「也不必這樣忙；她們這些小姐們出門慢拖的，下午又晚，還不定三四點鐘才來了來了呢。」

說話之間，有幾處殘燈挑着蠟燭板，打發去了。房門這時敞開着，室內的空氣冷清了，一些，應紙被風吹得沙沙的響，偶然門外還有幾片黃葉旋舞起來。從門中看出去，這幾枝枯樹的院宇，的確是太虛虛冷冷了。他走過來把門帶上。顏先生坐在軟椅上，也不做聲，靜然的出神。

「你又在想什麼？」她握着小手說。

他的身子晃了個偏，發直的眼睛轉來動過，臉上升起一片紅霞，他笑着道：「玉芬，你真是個鬼呀！」他說着隨手在她的肩上一拍了一下，她稍微的一側，只是嘻嘻笑着。

「我說，那個和你頂要好的怎麼不來啦？」他將報紙扔在一邊，眼睛故意移到頂角。

「誰？」她皺着眉頭問，「你打聽人家做什麼？」

「頂時髦的樣子，戴金絲鏡的，你不說是你們學校的籃球選手麼？」

「她，密司尹不是？」

「木字旁加一個知字的。」

「啊，那是密司柳了。你問人家有什麼用意？」

他擺出學家的架子來，莊嚴的聲音說道：「不過是看見她好久沒有來，覺得有點奇怪就是了，誰那麼關心她？」

但是他要探問柳女士的消息的熱誠，從她那一對眼睛裏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却好像無限感慨似的說：『說起這位柳小姐我倒好像做夢似的，人家結婚已經一年，小孩都快生啦。她的家世，我倒不清楚，不過我們同學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呢，你不是看見過嗎？她的樣子是再活潑沒有的。彈得一手的好鋼琴，又會畫畫，又會打球，你沒有見過她打籃球，穿着雪白的襯衣，在球場上跳動着，來回跑，那點神氣，真够愛人的哪！簡直活活的是個西洋女孩子，誰說她是什麼中國人！你問學校裏誰不跟她要好，跟她拜乾姊妹的？』

「她演戲也頗有意思的。我們學校又沒有戲劇這一科，這就虧她了。六月間，我們學校開紀念會，那時也正趕上什麼戰事，大家主張演『可憐閨裡月』，就派她當中間的主要女角。她扮演得真不錯，『猶是深閨夢裏人』那一幕，當場的

觀眾，幾乎沒有一個不下淚的。我起初倒覺得她一向是個快樂樂觀的人，讓她去演苦戲，這不是個難題。那知她真有演劇的天才，恰如劇中人的身分！唉！那就不容易！下台後，來賓和家長都紛紛的鼓掌歡迎她，倒把她弄得不好意思的。

「她跟我差不多是頂好的朋友呢。學校中一列槐樹之後，便是大樓，我的寢室是第三排第二間，她下了課就上樓來和我聊天。她最愛吃紅花生仁不過了。

那時跟我同住的還有位密司楊，我就請她煮些瓜子，花生，糖豌豆，等等的零食來，裝了一大捧盒，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品評先生學生的短長，間或也扯到自家的家鄉，以及家庭瑣事，什麼母親的慈愛啦，嫂嫂的不賢啦，她與高彩烈的結晶笑，嬌嬌痴痴的，小麻雀子一樣。等到合盤來查的時候，外面已經夜色沉沉，她才懶洋洋的走下樓去。她走過還顯皮的味，道：『花生仁剩下的，要是吃完了，芬姊，我明天不答應你的！』後來只聽到輕悄下樓的脚步，終於寂然了。」

「我畢業的時候，她還在中學二年級。我在學校裏也聽人說她的父親早給她訂下婚了，是一個什麼師長的兒子，不大成材的。我到底也沒有問過她。去年我聽說她說她因家庭的關係，已經同那師長的兒子結婚了。——昨天不是文凡在說嗎？柳聚真眼着明年暑假就要畢業的，因為有了小孩，不得已退學啦。」

她停頓了一下，換過一口氣來，他却娓娓地聽着，兩隻手時的在身上摩挲，臉上做出種種的表情。最後她繼續道：「我一向多病，桃兒成天的又離不開娘，也沒得工夫去看她哩。我覺得她太可憐了！——不是你提起，我也許就要忘記了呢。」

「唉！可惜，可惜！」他歎了一口氣說。

「怎麼？」

顏先生側着臉厚皮笑臉的答道：「倘若我沒有結婚的話，那就——」

你總是這樣的不起好心，我倒着實的去追念着人家傷感哩！」

窗外的院內彷彿有兩三個披紅圍巾的人影子移動，接着一種低低的聲音問：「密司顏在家嗎？」

顏先生忙慌慌的拿起大鑊從旁門走出去了。

一九二五，十二月，二八。

寄售處
青雲閣 佩文齋
東安市場 直隸書局
琉璃廠 文友堂
京內外各大書莊
Z00023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選印
歷代名人書畫集出版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前由部編印
出版業已風行海內茲為便利起見特以同好

寄售處
青雲閣 佩文齋
東安市場 直隸書局
琉璃廠 文友堂
京內外各大書莊
Z00023

的，祇須盡其能力去做，又總有達到目的的日子。無論什麼人都能安居樂業，沒有任何外部的阻力束縛他的行動。各人在社會所佔的地位都是各人靠自己的能力競爭得來的。在這樣的社會，人民的人生觀與學問當然是樂觀的，個個人把生命的價值看得很貴，覺得人生的樂趣是無窮無盡的。但中國現今社會的狀況却與此相反。全國都有一種不安寧的地方。人民都是個個自危，今天不曉得明天事。每年因戰爭飢荒死亡的人數不知其數，所以人民把死這一件事看得無足輕重，各人心裏總覺得快輪到我了。各處人民過了這十四年的擾亂生活，他們戰性已經到處發現了，所以各種各樣的殘忍行為也都做得出，做的人心上不覺得什麼，看的人也習慣了，毫不為意。人民的生命沒有了保障，他們還能有什麼目的，其結果使全國人民分做兩種：一種是凶惡殘忍的有槍隊，一種是忍辱滿面的無槍隊。人民的生命不值錢了，他們的人生觀與學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裏還有一種生活的樂趣呢？我們常說一個人跑差路了，往往跑到死路上去，像我們中國現在這樣的社會也真是窮死路上跑哩。

小雀兒 (續) 魯彥

翠翠飛極了，都蜂擁的往背後退去了。去。

「你們想襲擊我們嗎？哇！」背後的兵士喊着，扳動鎗機，兵士兵兵的向翠翠射了過去。

示威的翠翠都大笑着，倒的倒，跑的跑了。

「這是什麼意思呀！」小雀兒大怒了，「消遣了！」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飛過一枚子彈，從頭上擦了过去。

「噢！噢！」過去的印象一齊都顯現在他的眼前，他看見天要塌了。他慌忙向沒有烟火的地方飛去，第二枚子彈又「翅膀」下擦了过去。

第三枚子彈老實不客氣，阿呀一聲，打斷了小雀兒的一隻腳指，鮮血如噴泉似的噴了出來……

小雀兒一般的忍痛飛走了。

「啊，尊敬的人呀！」他叫着說，「愛國，愛國，就是說吃本國人，吃本國人嗎？」

九 世界主義之發現

我們的小雀兒發誓不再愛國了。愛國，愛國，他知道那是那些壞東西吃雀兒的一種計策。但是他不敢把這意思公布出來，他知道那太難聽了。他只藉口脚痛，從此開什麼會也不出席了。

離開示威運動幾個月，宣傳運動的日期到了。小雀兒探聽所得，說即是

那三十隻被難的英魂死後的一週月紀念。這一天，雀兒們很忙碌。他們清早就在那裏佈置開會，遊行，等等的事情。而且每一隻雀兒都預備着，表示死了父母的種種難以言說的悲痛。有時他們的眼珠動了一動，表示出在那裏回憶慘死的一對那間門的，眼淚就紛紛滾了下來。

小雀兒看着這種樣子，心裏有點發笑，「最好是死得精光！」他想，但他不敢說出來。

他今天是照例的不出席。他知道子彈的味道不好，要不得為這東西，他倒也願意出去跟着飛飛，擠到年青的雄雀隊中去看看美麗的姑娘。

待到大家都走盡，他大笑着鑽出來了。他想到那些用口水擦成的眼淚，用裝模作樣的臉上的皺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喘氣都喘不過來了。

「我本是……」

「噢！」忽然飛來兩隻雀兒，怒氣沖沖的叫着說，「今天可是全國哀悼的日子，誰都應該流淚，你卻在這裏笑着唱歌？沒有心肝的傢伙！」

「唱歌消遣，有什麼要緊……」

「好，讓你知道要緊不要緊！走！」

不由分說，他們就把小雀兒攙着走了。到了一處屋頂上，雀兒漸漸來得多了。他們都圍了上來紛紛議論小雀兒的事情。

「拖到這裏來！」屋脊上站出來一隻主席，氣憤填膺的喊着說。

「跪着！」幾隻雀兒緊緊的按住了他的翅膀和腿。

「老爺……」小雀兒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他知道自己又做錯了，不合公道。

「你為什麼今天這樣快活？你為什麼要大笑唱歌？你不看見我們都在哭嗎？沒有心肝的東西！說來！」

「老爺，我知道錯了！我下次不敢了……」

「口說不行！先打他一場！」

「老爺……」

雀兒們都走近來，你一拳，我一嘴的開始了——直到小雀兒流了不少的血，脫了不少的羽毛，不易動彈的時候，大家纔纔鬆了他，一閃而散。

「天呀！」他哭着叫喊說。

「呀！你怎麼被打得這個樣子呀？這不是很痛麼？」忽然從別處飛來一隻雀兒，說。

「可不是麼！」小雀兒哭喪着聲音回答說。

「這未免欠公平！」那隻雀兒可憐他似的說。

「是呀，先生！為什麼連唱歌也不許我唱，連笑也不許我笑呢？」

「唔，的確，這太不自由了！呀，你不要要自由嗎？」那隻雀兒隨着頭問。

「哦，什麼叫做自由呢，先生？」小雀兒問。

「哦，自由的意思就是可以隨便唱歌，隨便發笑，不許人家打！」

「要，要，先生，我要！我怎麼會不要呢？你看，這裏是多麼不自由呀！」小雀兒十二分的歡喜，大叫着說，幾乎連身上的疼痛也忘掉了。

「唔，很好！」那隻雀兒回答說，「現在有幾隻狗正在對面廝打召集開會，雞呀，鴨呀，豬呀，哈吧呀，鴨鴨呀，都加入了。他們主張世界主義——就是說不愛國，愛全天下，這就是博愛，什麼都愛。他們主張自由——不但可以隨便唱歌，隨便發笑，還可以隨便遊逛。他們主張平等——就是平等的意見：人呀，狗呀，雀呀，鴨呀，兒子呀，……都常做兄弟一樣的平等看待。他們主張共產——就是你的東西，我可以拿來吃，我的東西你可以拿去吃！」

「哦，哦！天國，天國！」小雀兒喜歡得發狂似的叫了起來，「我也要加入，請你帶我去，先生！」

「好！我們就去！」

於是他們飛去了。小雀兒不但覺得身上的疼痛，而且比那隻雀兒還飛得快。

一到那裏，果然，有許多狗，雞，鴨，哈吧，鴨鴨，等等之類正在那裏開會。主席是一隻哈吧，他正在那裏大聲的喊，其餘的大聲的喊着：

「自由呀！自由呀！平等呀！博愛呀！共產呀！自由呀！世界主義萬歲，世界主義萬歲……」

「這樣纔是一個美麗的世界！」我們的小雀兒想，他喜歡得一直往下飛到主席的面前去了。

「我可以加入貴會嗎，先生？」他站着向主席說。

「歡迎之至——噢！」一隻赤黑的貓跳着，猛猛撲了過去，咬住了小雀兒的頭頸。

他咬着，跳着，跳着，不多一刻便把小雀兒當做晚餐了。（完）

一九二五，十二月十一日，北京。

劉媽

「攪破行李，一個小黃包，一抱舊錫罐：所有劉媽底東西也只是這些了。劉媽在我家不到一年，她底脾氣很好，舉止也大方，處事規矩全不吝，所以母親頗有厚待她的意思，她常常說：『劉媽

「你就在我家養了老好了，左不過你一個人，吃些我還有什麼在乎？」

「那是太太太恩惠，這情形就好了。」

劉媽先給母親請了安然後說話。
「在毛孩子一般的我看來，劉媽一定」

「東西全收拾好，她單等她底兄弟春山給她搬運來了。」
春山和我們住在同巷——永光寺西街，他常到我們家裏。胖胖的身體倒也生得圓整，短褂紫腰帶，舉止不像劉媽那樣大家風範。每次來找她並不敲門，只在門外「丫丫丫」吐兩口痰，她便應聲地到門口迎接。

「用不着敲門，我就知道是他（春山）來了。」劉媽總是這樣對我講的。
他倆嘻嘻地在她底小屋裡說笑半個時辰，他才肯走。有時他手裏提著柿子花生進來和她同吃。她大概很願跟他來的，因為許多次她聽到外行人底吐痰聲也要開門望望，望回來便看十分失意的樣子。

劉媽底家世，我們都模糊的。她對於那些似乎很不耐煩談，就是母親偶而問她幾句，她也不過隨手答應地搪塞吧了。
劉媽是個寡婦，她自己說自從她丈夫死亡之後，和大伯子弄不上來，就回到娘家，因此她不從家底姓，人間她丈夫姓什麼她也不說。

但是這事可以斷定的：她娘家和地婆家全是大家。她說娘後來窮了，家裏不能住，不得不出來找生活。

她對家事似乎不關心的，她並不因為「身執賤役」為可惜。不過有一件事似乎很使她掛心，而且常使她傷心老淚：那就是對於她底兩個女兒的思念了。
「也不知道有了沒有！」她說這話並不只一次。

「你不許回家看看她們去嗎？」母親問。

「唉——」她俯首淒淒地似乎有千萬萬語都說不出了。

也不知道是從她娘家或是從她娘家，劉媽至少也進過幾次宮。她不但對於「老佛爺」——西太后——知道的很清，就是宮裏底把戲也非常明瞭。哥哥對於那些簡直愛極了。

晚飯之後，劉媽把一切收拾清楚，便搬着小煤爐拿著小鐘來給我們續火。

「花，花，花，花……」她續好了就走，到我們書桌前站住。

「老劉，坐一刻吧。」哥哥說。
「用功吧少爺，用功吧了大官多好啊！」

你看金聯殿——

「真個，老劉你給我說說宮女聽。」

哥哥緊嘴說。

「好少爺，單是想要少奶奶了！」

劉媽微笑地說。

「別瞎講了，說吧。」

「宮女有什麼好？」劉媽開腔了。

「她們成天價才鬧的要命呢！十年八輩子的不準見一次皇上，見一次還得——」

「說來苦死人，她們每次見皇上要先把衣服脫淨，老宮們用耗子把地全身弄了，然後才能到皇上身邊呢！」

「爲什麼不到皇上跟前再脫衣服？」

哥哥追尋地問。

「怕帶東西行刺啊！」劉媽從容地

把問題解決了。

可惜我對這些事並不知十分注意聽的，我最喜歡聽她講李遠背母入山打老虎和諸葛亮火燒赤壁……的故事。她講的有聲有色，真足使你目注神移。尤其在

我換了繡鞋以後，她對我更是一付解憂劑。

劉媽這次的走，實在是全家共同不願意，而和地婆愛如母子的我更覺得難離地不能捨了。

「老劉，你爲什麼非走呢！」我拉着她底手問。

「先走一時，以後再伺候少爺來。」

她底回答。

「那麼，你走了還回來看看我們不？」

「那自然要常看少爺來的。」

「丫丫丫丫丫」在院裏站着的人們全以爲是春山敲門給劉媽搬東西走，不料

到是那位新雇的裏的玉媽上來了。

玉媽提著包袱向裏走，不提防抬頭碰見劉媽。她把笑容一斂，愣了一愣說道：

「你不是扎——？」

劉媽慌忙地緊攥手，大家默然地面面相覷地坐下。一會春山來到，兩人一同匆促地上車走了。

疑問自要讓玉媽來解釋了。

玉媽自幼在扎府當使喚人，扎府是數一數二的闊皇親，嬌妻滿堂，好不花團錦簇，賽過南面王，而在我家支使一年的劉媽，正是那會最得寵的扎太太。

扎太太死了以後，她就跟着扎府差人劉春山私走出府，如今便是他們底下落了。

母親連聲奇怪，哥哥默然地大概在這追尋往事。——不能了解世事的我，只有時她能以常常回來看我，給我講有趣的故事。

來件代登

助翔

牧羊人句刊的幾點用意

有些人說：「牧羊人」字，究竟其中包含有什麼用意？若說研究文藝的一種組織吧：就應該有滑稽諷刺等……一樣的名色，這是何等滑稽諷刺而含有美的香的名詞啊！——有些人說：「學文藝的人，要聽出夜鶯的悲鳴；要站在丁香花下低吟；——這還沒聽過牧羊人也曾作過術家詩人之類的事？」——我們看上面兩種勢力，的確是佔滿中國又藝術的領域。我們這渺小的剛出世的牧羊人，當然不敢向她們正目而視；不過牧羊人也有他區區的幾點意義，不得不簡單說說。

（一）周遭的種種刺激，齊射向我們的身上，誰也感著我們是在這灰色的人寰裏，悲嘆着，咒罵着，但是悲嘆，——僅有悲嘆！咒罵，——僅有咒罵！不久連悲嘆咒罵的聲息也沒有了。牧羊人覺悟出自己處境的境地，是一塊不可耕種牧畜的湖海，於是開始了尋覓他O的所在：牧羊人的降生，就是O的發見的一種先聲。

（二）耶穌將他的所牧的羊子，趕入虎狼羣中；羊子在虎狼隊中，一樣的和善，一樣的嬌威。羊子簡直忘記了虎狼殘殺的可怕；虎狼也忘記了羊子柔順怯弱的可欺！耶穌於是嘆道：「萬物都可以變化，你看羊子和虎狼，就是一個證明！」（三）牧羊人的產品，決不是有名書局的產品：所以我們是自費出版，僅僅是個不壯觀的出版物；但內容與外表，要力圖美化，視力之所能及者而爲之。

（四）文藝的作品，要用作者的理想，歸結到人生方面來，那末我們的環境，我們天天所咒咀的環境——才有改善進步的一天，就可以達到我們所理想的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生了：這才算是文學的真諦！現在中國文壇之所謂「生的描寫」的作家，簡直是衆口同聲，唉，這算是王爾德的一篇「道靈格來」的背書畫。——在我們國度裏，像狂風奔原那樣強力的歌頌的產品，簡直是僅見！唉，「百靈囀鳴，聽鈴鐺而懷昔，」我牧羊人在這灰色人寰裏，有此僅有伴侶，也還不至十分寂寞吧！

我不過是牧羊人中最怯弱的一份子，許多朋友，問着我牧羊人社的內容怎樣，我借這個機會，寫出幾點：——則答覆朋友們熱心的好意；而則當牧羊人將出世前，來說幾句見面話。